

歐陽文忠全集

冊四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翼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

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二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

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間而
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
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
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
負者愈太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
立奇功非得一無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
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
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
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
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

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衆歸諸庾繼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

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慫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
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
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作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
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
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
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
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
五月某日卒于家遂塋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
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
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事其厚用不旣其能余聞古之有德
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于一作於漢之一無
之字旁而其墓華在其縣余今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
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一珍微宋版印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塋于絳州之正平先塋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塋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者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

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糴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

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遺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
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
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
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與處
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
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
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
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
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
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八
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

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
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
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
九君爲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
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
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
間年尙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
飲酒諸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
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
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孱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
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
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
何而疆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

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尙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各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塋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塋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塋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視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生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

士尙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爲緯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旣沒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尙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

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尙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于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書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尙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

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星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塋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碣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塋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蔥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

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塋皆以其地不善又塋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塋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感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塋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修

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珍微宋版印